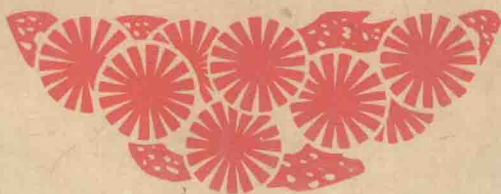




硬骨头松林公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

硬骨头松林公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四·昆明

硬骨头松林公社

编者：云南日报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昆明书林街100号）

（云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文新字第0011号）

云南日报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787×1092毫米 印张 1册 字数 29,000

1964年8月第一版 1964年8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100

*

统一书号：3116·113

定 价：(5)一角二分

在全省农业先进代表会议上，被普遍称誉的松林公社是这样的一个公社：

它有着一个战斗化的党支部，领导着松林各族人民，胜利地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在向大自然的进军中，取得了光辉的胜利，使陷入绝境的十分贫瘠的山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就是松林人，他们时时刻刻没有忘记过去，他们把过去的阶级仇恨化为今天的革命力量。

这就是松林人，他们是一群不怕苦、不畏难的“硬骨头”。

这就是松林人，他们有着乐于助人的风格。

这就是松林党支部，它是一个有着很强战斗力的党的基层组织，从成立到现在，时时刻刻在抓人的工作，抓活的思想工作，不断地教育这里的各族劳动人民逐步革命化。

松林公社党支部书记杨二顺同志在全省农业先进代表会议上，激动地介绍了曾经被人称为“秃头樑子”的十四年来的巨变。他说：在旧社会，抬头樑子变成了“秃头樑子”；现在，“秃头樑子”变成“出头樑子”了。他介绍的事迹，受到了代表们的热烈赞扬，大家一致表示要向松林公社学习。

(一)

松林公社，座落在全省聞名的“秃头樑子”上。从宣威县城向北行約一百多里，沿着馬摆河的东岸，聳立着尖削的山峯，在长四十里、寬三十里，海拔二千三百米的陡峭的山樑子上，分散居住着回、苗、彝、汉四个民族的四百二十三戶人家。

旧社会山穷水尽仇深似海

在旧社会，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都是相同的。但是，“秃头樑子”的各族劳动人民有着更加悲惨的遭遇和深重的灾难。

解放前，这里是一个民族仇杀，暗无天日的地獄。山上的土司、地主和匪首“鴨子巴掌一把連”，残暴地压榨和剝削劳动人民，驅迫群众替他們当牛做馬扛槍卖命。国民党反动軍隊借口“剿匪”，承袭并发展了历史上一切反动派所推行的民族压迫和民族仇杀政策，十几次杀上山来，見人就杀，見房就烧，見东西就搶，見牛羊就拉。

今天，“秃头樑子”上到处是活的見証。这里有丢过数百具死尸的“万人坑”，有掛过許多人头的“人头树”，有記載反动軍隊残杀人民“功績”的“罪恶碑”。牛皮碛村前的“万人坑”里，仅仅一九四四年的那一次大屠杀，就抛进一百七十多具尸体，村前的許许多大树上都掛过被反动派杀害的人头，有一棵树上一次就掛过九个。在这次大屠杀里，反

动派一排槍就打死了七个儿童。

整个“秃头樑子”上，类似这样的大屠杀，在三四十年的时间里，人們可以清楚記得的就有过十一次。板房村这个曾經有过一百零七戶人的村子，由于多次烧杀，解放前夕只剩下二十戶。据粗略統計，这个村子在解放前的十一次大烧杀中，被杀死二百多人、杀絕十四戶、餓死四十多人、搶走五十多人。就这样，樑子上許多人家有的被杀絕了，有的亲人被搶走了、餓死了，解放前三十多年的時間，原来有八百多戶的抬头樑子，变成名副其实的“秃头樑子”，到解放时只剩下三百零三戶。

“秃头樑子”上的各族劳动人民，在旧社会里有着說不尽的血海深仇，現在村村寨寨的劳动人民都有一部血淚史。

塘子边村的六十三岁的老妇人馬二秀，在旧社会里一家十口，最后只剩下她一个独人。丈夫被国民党反动派槍杀了，两个男孩被反动派放火烧死了，还有两个男孩和两个女孩餓死了，婆婆逃荒在外死了，她在絕望当中生下最后一个女孩，这条小生命也終於沒有活下去！

类似馬二秀这样的遭遇，在每个寨子里都数不清，說不完。

在暗无天日的年代里，本来就极为低下的生产力，更受到了严重摧残。生产工具几乎沒有，农民們打洞下种，放火烧山，毀林开荒。松林口子村的十六戶农民，解放前的全部主要生产工具就是一头瘦牛和一张破犁。收得的粮食向土司、地主交租以后，只剩下一两个月的口粮，除了几十家匪首、地主、富农以外，家家戶戶吃的是野山藥、黏渣渣和山

茅野菜，穿的、盖的是用山草編成的草衣。

这就是十四年前已經走到了絕境的“秃头樑子”。

新山区一片兴旺人笑年丰

解放后十四年来，“秃头樑子”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現在，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地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迅猛前进，成片的基本农田在原来刺棵丛生的荒地上开了出来，現在平均每人有了三亩多的固定耕地。集体經濟一年比一年壮大。粮食总产量由二十八万多斤增加到一百五十二万多斤，翻了四倍多，由一九五〇年平均每人有粮食二百六十五斤，提高到一九六三年平均每人八百二十五斤。牲畜增加了两倍多，大小牲畜平均每人达到一点八七头。經濟林木和經濟作物也有了巨大的增长。全公社經營了大片的用材林，供应城市和矿山。种了烤菸二百四十二亩、核桃一百亩、漆树一百四十八亩，还有棕树、竹子、板栗，并且开始培育茶苗。

如今，这里已經变成粮食比較充裕的山区，他們年年都超額完成交售公余粮的任务，就是在遭受严重干旱的一九六三年也不例外，他們年年坚持儲粮备荒，現在集体一共儲备了十八万八千五百斤粮食。

各生产队都有不少集体家当，每个队都有比較寬敞的仓库，都有儲备粮，都有現金积累。

一九六三年，这个公社的商品生产率已經达到百分之四十一，超过全省的平均水平。自然經濟的面貌已經大为改变。

生产成倍的上升了，人們的生活改善了，全社四百二十三

戶，有三百九十五戶在信用社里有存款，占总戶数的百分之九十点三。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也发展了。解放前这里只有四个識字人，現在讀書的已經增加到三百六十多人，并且有了大学生和高中生。全公社有了一所完全小学，三所初級小学。还有一个保健站，一个联合診所。保健站从一九五六年到現在，用新法接生的嬰兒已經有三百二十五个。这里的一切都大大地变了样。被国民党反动派划为“废地方”的山区，变成了粮多、畜多、收入多、对国家貢獻多的社会主义的繁荣的山区；旧社会被反动派誣为“兇頑”的人民，成了新社会的主人。

(二)

为了彻底改变山区的貧穷面貌，松林人頑强地向大自然进军，十四年来，走过了一条光輝而艰巨的道路。他們不怕苦，不畏难，以“硬骨头”精神，鼓足干劲，战胜了一重又一重困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国家支援激发了人民的革命热情

党领导各族人民彻底地进行了民主革命，血債累累的匪首、恶霸地主被剿灭和鎮压了，压在各族人民头上的几重大山被摧毁了，封建剝削制度被打垮了，土司、地主占有的成片山樑子分給了无地的穷苦农民。在彻底进行民主革命的过程中，考驗和鍛炼了一批优秀的各民族干部。掙脫了千斤鎖鍊

的劳动人民，以一种不可估量的力量，掀开了“秃头樑子”历史的新的一頁。

起初，困难是大的。各族农民从政治上翻了身，分得了土地，但是生产力遭受的破坏太大了，他們缺种子，缺农具，缺口粮，缺衣服。这时候，国家及时給予了支援，送来了救济粮，救济衣，发放了农具貸款；壩区人民还从自己反封建斗争的胜利果实中，調济出一部分給樑子上的阶级弟兄。

解放初期的三四年間，党和国家針对着这里生产力遭受严重摧残，不大力扶植就很不容易恢复和发展起来的情况，执行着“一少（少要或不要他們的負担）二多（多給支援）三公道（商业支援价格公道）”的方針，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四年間，国家拔給这里的救济和供应的粮食共九万九千多斤，各种貸款和救济款一万二千二百八十元，平均每戶合三十八元多。还有寒衣和农具等实物救济。又拨款一万六千多元建立一所完全小学，免費吸收各族儿童入学。在国家帮助下又成立了一个新法接生的妇幼保健站，接着，又发放一千元貸款，帮助建立了供銷社。这些救济和支援，真是“雪里送炭”，对迅速恢复和发展山区生产，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也大大激发了各族人民自力更生建設山区的热情。国家的扶植和阶级弟兄的支援，与“秃头樑子”人民越穷越革命的意志一經結合，就产生了巨大的力量。

用自己的腿走路

路再长再艰苦总是人走出来的。当时松林乡各族人民沒

有在困难面前低头，正像党支部书记楊二順同志所說的：“做事情就像走路一样，路再远，只要决心走，就会走到；路再近，你不想走，永远也不会到。”

一場向大自然进軍的英勇頑强的斗争开始了！

能永远靠吃国家的救济粮过日子嗎？能光靠国家的救济建設山区嗎？

“不能！我們这一班被党从血泊里救出来的人，只要有决心，用自己的双手一定可以闖出个名堂来。”这是絕大多数貧下中农的声音。

当时还有人不大相信自己的力量，认为：山里的人命苦，別的地方可以建設好，我們高寒山区怕沒有这个命啊！有些富裕农民也背地里議論开了：“秃头樑子”穷的屙屎都不生蛆，別逗獅引猴了；要想建設得好，除非日头西出，河水倒流。

正在这个时候，一九五四年，松林乡的党支部成立了。一开始，党支部就坚定地领导各族农民治山治水，决心改变“秃头樑子”的穷困面貌。

支部首先坚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秃头樑子”有沒有希望靠自己的力量建設好呢？以党员为骨干的一批积极分子的心首先开了窍。松林乡的群众比別处更苦，更苦就更更要革命，更要有志气，国家的救济是帮我們一把，真正要由穷变富还得靠自己的力量。不能躺在国家的身上靠救济过活。我們这个地方山高林密，土地寬广，有着发展生产的好条件。只要我們有解放軍上樑子剿匪那股頑强劲，坚决向自然作斗

爭，何愁山区建設不好！

于是，党支部领导群众开展了一场挖穷根的訴苦运动，大大激发了群众改造穷山恶水的革命干劲。許多貧下中农，懂得了好日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等得来，而是要靠大家齐心协力爭来，从自己的手心里生出来的道理。从一九五四年起，他們下了决心：再不要国家更多的救济，要依靠自己的双手，使山区由穷变富。

就这样，各族人民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十年如一日地用解放軍上樑子剿匪那股頑强劲，發揮了“硬骨头”精神，終于創造了一个新的山区。

(三)

依靠集体 固定耕地

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发展和巩固，为山区生产的发展，开辟了最广阔的天地。

在各族农民面前，摆着两条发展生产的道路：一条是千家穷几家富的老路；一条是永远摆脱贫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大路。党指向哪里走向哪里！松林乡的人民热烈响应了党的“組織起来，爱国增产”号召，組織了互助組，在集体化的道路上迈开了第一步。一九五三年，就組織了三十一個互助組。組織起来的头一年，就获得显著增产，粮食总产比

一九五二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八。

一九五五年，办了两个初級社。到第二年的春天，除去地主富农外，百分之百的农户都加入了初級社。在办社当中出现了許多全心全意依靠集体的动人事迹。苗族貧农社員张宗全到別处參觀办社回来以后，首先想起了自己的亲堂兄弟貧农张宗华。他想：我这个弟弟是个爱牲畜如命的人，土改以后，他家已經发展到四头牛、一匹馬和四十多只羊了，現在要办社，他还願不願意把牲口都入社呢？于是就走到张宗华家，想动員动員这位老弟入社。他对张宗华讲起这次出外參觀办社的事，說：“我看到人家办了社，牛馬入社以后养得又肥又壮。”张宗华一听，心想：我这位哥哥大概是就心我有顧慮，不想入社吧！他想錯了。还没有等他哥哥把話說完，他就插嘴說：“我家的四头牛、一匹馬和四十多只羊，全部入社，一头都不留在社外。在旧社会我一无所所有，現在我所有的东西都是共产党給的啊，沒有共产党我就什么也沒有。現在党叫我們办社，我还有什么舍不得入社的呢！”他毫不犹豫地就这样入了社。

这就是松林乡广大貧下中农对待入社的态度，对待合作化道路的态度。从此，他們依靠集体的力量，一步一步地改造着自然的面貌。

发展山区生产从何着手呢？根据党的发展山区生产的方針，党支部分析了当地多年来的生产情况，决心从土地的基本建設入手，坚决改变毀林开荒的原始耕作状况。过去是“年年开荒，年年丢荒，年年鬧飢荒”，燒毀了大片的森林，付出

了巨大的劳动，只换得微薄的收成。要使粮食生产发展，就得先从这方面变起；逐步把耕地固定下来，大力提高粮食单产。

牛皮洞、板房、塘子边等几个村寨面前，有着成片比较平坦的土地，但是每到雨季，洪水冲刷，有几个月排不出涝，地上长满了刺棵，变成了荒蕪的砂子地。

互助组成立起来以后，各族农民决心要在这里开出好地来。要固定耕地，首先就要挖排涝沟，有没有这个力量呢？松林人的回答是：一个互助组的力量不够，就几个互助组联合起来干；一个村寨的力量不够，就几个村寨联合起来干。

板房村子当时有两个互助组，要把村子东北头红岩坪子的排涝大沟开出来，光靠一个组的力量是不够的。一听说要开这条沟，两个互助组的组长抱着两种不同的态度。富裕中农撒兴隆，当时是一个组的组长，他怕开沟费工大，不如烧山开荒省事。当另一个组的组长、贫农撒玉乖去找他商量开沟的时候，他一口回绝了，说“不干”。这个时候撒玉乖没有灰心。他想：“我们不能总是吃国家的救济粮，光靠毁林开荒，粮食生产上不去。应当看得远点，把红岩坪子的那块平地开出来，把耕地固定下来，粮食就不愁了。”这个时候，他下定决心，准备一个组干。折回来，他就马上去找本组的组员商量，组员们同意了。第二天，撒玉乖这个组就出动十八个人挖了一天。到收工的时候，有不少人就吵开了：挖这条沟，不光是我们这一组受益，撒兴隆那个组的人不参加，我们也不修了。有的人向组长提出这个意见后，撒玉乖一想：这个道理也对。于是又第二次去找撒兴隆商量，但撒兴隆已经揸着东西下山

了，三四天后才能回来。如果再等上三四天，就会耽误挖沟时间。撒玉乖就直接找撒兴隆互助组的组员，挨家挨户去动员。就这样，把人喊齐，两个互助组的组员合在一起开会来了。

撒玉乖的仇恨和力量

会上，撒玉乖开门见山地讲到了挖沟的好处：沟挖通以后，排除了涝，就能开出二百五十亩好地，两个互助组都有利。尽管他讲得一清二楚，有些人还是不大想干。那一年，板房的群众还在吃着国家救济粮。撒玉乖进一步问大家：共产党把我们火坑里救出来，国家年年拿粮食养活我们，我们能永远躺在国家身上，永远吃救济粮吗？话一说到这里，大多数人再不犹豫了，都说：“我们不能再拖国家的后腿，只要能多打粮食，我们就干。”

第二天，两个互助组的多数人都出工了。这一天，撒玉乖的劲头特别大，带着两个组的人干活，心头乐滋滋的。他使出全身的力气，拼命拉着赶板刮土。突然，由于用力过猛，绳子拉断了，人栽在一块大石头上，右腿从膝盖以下直到腿跟，划开了一条又长又深的大裂口，鲜血顺着腿直往下淌，痛得发抖。这时，他没有叫一声苦，站起来又干。鲜血染红了伤口上的泥巴。到了第二天，小腿差不多肿得有大腿粗，脚一沾地就痛得浑身冒汗。许多人来看望他，劝他好好养伤，挖沟的事大家会干。这时他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挖沟的事是党交给的任务，自己带头干起来的。刚把人动员起来，自己就不去了，这怎么行！要去吧，腿又痛得要

命，迈一小步都得使很大的力气，到底怎么办！

在旧社会，撒玉乖一家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杀的杀，抓的抓，逼得东逃西散。他的妈妈、弟弟和祖父都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杀死的，他的大姐是給搶走的，他的一个妹妹是餓死的，一家人最后只剩下他和一个小妹妹，他本人十一岁就改名换姓叫“小乖”，跑到貴州省威宁县去帮人。帮了十多年，从来不敢說自己是“秃头棵子”的人。解放前，当他回到“秃头棵子”的时候，找不到自己的家，只在一人多深的草丛里找到了原来的房基，而房子早被国民党反动派烧光了。就在这塊房基的草丛中，他看見了一个两眼发傻的小姑娘坐着，在她旁边放着两小堆山茅野菜，和一个已經破爛的瓦罐子。撒玉乖走到她面前想問她話，她一动也不动。当他蹲下来問小姑娘名字的时候，她才低声地說出了两个字：“銀花”，撒玉乖一听，原来是自己妹妹的名字，但是已經一点也认不出自己的亲妹妹了。这时候，撒玉乖說出了自己的名字，小姑娘一听，就抱住撒玉乖的腿，兄妹两个痛哭起来。这就是撒玉乖第一次回到家乡的情景！

这些遭遇，撒玉乖是一輩子忘不了的，只要想到这些，渾身的力量就来了。他的心一橫，又拐着脚来到了工地上，两只脚站不住，就悬起了一只受伤的脚，忍着痛拼命地干。这种情景被他老婆看見了，她迎面向撒玉乖冲过来，一把夺去了他手中的鋤头，甩得老远，并且大声說：“你不要命了吧！”这时撒玉乖望着她笑了笑，心想：自己的命都是共产党給的，为大伙办事，受一小点苦算得什么。經過多少人劝，他才勉强离开了工地。从此，不仅撒玉乖这个組的組員

在工地上干得非常出色，撒兴隆那个组的组员到工地上来的也一天天增多了。只要一想到撒玉乖一只腿支撑着在工地上拼命地干，大伙无不越干越起劲。

正是同一个时候，在牛皮碛村前也展开了同样的一场斗争。

排涝大挖沟通了，积水排出去了，接着进一步开展了固定耕地、改良土壤的斗争。

要把荒地变成熟地，把瘦地变成肥地，老农杨顺友的經驗吸引了党支部书记杨二顺同志。他家种的二亩五分地，铺上两百多背畜肥腐叶，每亩单产五百多斤，比一般的产量高得多。杨二顺运用了这个具体事例，组织干部、群众讨论，如何提高粮食单产。在这场斗争中同样遇到了各种障碍。富裕农民讥笑说：“白费气力，改不出个名堂来。”有保守思想的人也说：“土地压壮了会把庄稼烧死掉。”党支部先在工作基础较好的牛皮碛、半坡等地搞起来，做出了榜样，逐步推广，现在全公社都这样做了。

由互助组到初级社、高级社，和大自然斗争的力量越来越大，逐年改土的效果也越来越大，粮食显著的增产了。实现初级合作化的一九五六年，固定耕地已经达到四千多亩，粮食生产水平已经由一九五五年的每人平均四百七十四斤一下增加到七百零九斤。

一家满门先进

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成立了，依靠了公社的巨大力量，

把固定耕地、改良土壤的活动推向了新的阶段。当牛皮碓村訂出了进一步固定耕地、改良土壤的计划后，第一天就出动了三十多人，到小岩脚捐黑箐泥。队干部楊兴文和貧农社員馬三、高小平等踏冰凌，带头爬上几丈高的小岩坡。五十多岁的苗族老貧农张西梅全家十三个劳动力，人人都上了陣，在改良土壤的斗争中，这一家真正称得上滿門英雄。老人的二儿子张宗华身强力壮，奋勇当先，有一背肥土重到三百三十八斤，他使出全身的劲竟捐走了。这时候，他爹的眼睛都看紅了，連忙劝他：“少捐点，跑快些，多跑几趟，又运得多，又免得整出病来。”张宗华笑着說：“不怕得，我力气大，正是出力的时候，捐少了力气沒处使”。后来，大家一起同张西梅老人坚持劝說，才說服了他。但是，他每趟仍然要捐上两百来斤，在工地上飞快地跑来跑去。他的三弟张宗緒在一个早上就积了八百斤箐肥，只捐了四趟，就全部捐到地里。张西梅老人的一家就是这样地全心全意为集体出力。貧农社員馬狗二，天天出工，每次捐肥将近二百斤。他在一个多月紧张的劳动中，把身上的麻布衣裳磨破了，换上羊皮褂子，又磨破了。肩上脫落了一層皮，背上也磨起了茧，但是他却說：“我从小就苦慣了，現在为了大家过好日子，多出点力气算不了什么。”

像张西梅老人一家那样，像馬狗二那样，許多社員不顧水寒刺骨，周身濺滿泥污，把一背背肥泥捞出来，污水从背心流到脚跟，衣服褲子湿透了，人們却越干越起劲，誰都不叫一声苦，不喊一声累，从早干到黑。这个队經過一个多月的艰苦斗争，把无数背肥泥送进地里，鋪得黑压压的一